



心動先決

作者 林文莉・封面 Lili +

楔子 嚐起來的味道是苦澀

「你要跟我結婚嗎？」

她問話的樣子像是突然想到，只差句首省略她最愛先嘿的一聲。她的嘴角勾著隱約的笑意，似乎不論他回答什麼，她都準備好噗哧笑出聲，再親他臉頰一記。

或許過分專注在她的表情，他喉結滑移了下，才說：「好啊。」

他沒有計時，但他猜測，他的回覆可能遲了十秒。

就在那一刻，他看到她的姿勢僵硬、表情凍結，僅是微啟雙唇，舌頭在嘴裡轉著。

之後，她沒有回應他的回應，往後癱平，閉眼入睡。

不妙的感覺興起，一股氣悶同時蔓生，這樣被偷襲，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盯著她假寐的側臉。

雙眸緊閉，眼睫輕顫，騙誰呢？這假睡。

大概十分鐘前，她的雙腿交纏在他身後，雙臂攬在他肩頭，兩人胸貼胸，耳鬢廝磨。

大約兩分鐘前，她喘吁吁的輕吟迴盪在他耳邊，而後的那一瞬間，他宣洩她嘶聲。

伴隨而來的是慵懶，她微微後靠，笑得像剛吃完魚的貓。

他那時應該是輕輕笑了一下，退出她體內，卸下保險套，在開口處打結。

他才抽了張衛生紙包好，感應到她的視線，一抬眼，恰恰捕捉到她正盯著他的手。

仿若現行犯就逮，她嘴角一勾，問了那個問題。

「你要跟我結婚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這一問一答是情侶的關卡題，不僅是答案本身，就連答題表情與反應時間都會被計分，稍有不慎，就算答得正解也隱埋疙瘩。

他盯著那假寐，初秋深夜涼風越窗襲來，他拉起涼被蓋往她，而後下床。

才舉步，他又回望，在床上的她還是裝睡的臉一張，她似乎打定主意裝死到底，他應該要解讀成那是貼心，讓他可以跟著裝傻，假裝那一問一答不曾發生。

直讓疙瘩以心照不宣的假裝為食，越來越難化解。

這是情侶的關卡題，但他早已準備好答案。

他盯著那張臉，暗暗嘆口氣，將手上的衛生紙團暫擱一旁，坐回床側，拍了拍她的肩。

「袁遠——」

她眉間輕皺好似嫌他吵，唔了聲才緩緩睜開眼，很會演。

他等那雙眼的假寐退去，才開口：「我說好。」

她靜靜直視他的臉，他沒有計時，但他猜測應該有五秒，接著她露出抱歉的笑意，像是懊惱自己搞了齣可怕的惡作劇。

「阿寶，我開玩笑的。」她說。

他的好友宋晨堪稱愛情理論大師，宋晨自承最怕女人開玩笑。

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」宋晨說完還自己提問。

他搖搖頭。

「女人說開玩笑，其實是在測謊——她問問題，測出男人的真正反應後，再謊稱她在開玩笑。」

阿寶阿寶，你要不要跟我玩？

誰讓妳叫我阿寶的？

你爸爸媽媽不是叫你阿寶嗎？

阿寶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

……妳才十五歲。

臭阿寶你居然不想跟我在一起？

……我這輩子沒打算結婚生小孩。

——神經！我才十五歲！我有說要跟你結婚生小孩？

你要跟我結婚嗎？

……好啊。

Zzz……

我說好。

……阿寶，我開玩笑的。

那你來我往的問答暫時以她所謂「我開玩笑的」作結，但近半年來，他卻感覺自己浮躁了起來，理由不明。

風雪肆虐，連下三天的雪，山頭是一片銀白世界。

臨近清晨，他伸手按掉沒來得及響起的鬧鐘。

拿起床邊的毛帽戴上，離開被窩，套上羽絨衣、靴子，先從保溫壺倒了杯熱水慢慢啜飲驅走寒意，才去簡單洗漱。

他先燒一壺開水，等待的同時伸展四肢，而後套上冰爪，提著熱水到觀測坪為儀器除去積雪，又奮力敲開風力塔上的霧凇。

記錄各個儀器設備的數值後，他遠眺四方，看雲種、雲量、能見度，回到

作業區將觀測數據輸入後發出電碼，完成凌晨五點的第一報。

跟著，他走到太陽能板區，與夥伴一同掃除板上的積雪，費了好一番功夫，才走回站所，坐在落地景觀窗前，喝著熱咖啡，看著微暗的天空。

因為水氣不足，今年的降雪來得稍遲，但總算迎來這場雪，藉著融雪滋潤，可望紓解乾涸旱象。

風勢漸緩降雪已停，雲朵悠悠，今天會是個晴朗的好天氣。

雲朵悠悠，晴朗好天氣。

他側頭，想起 J. Marshall Shepherd 的那句話：

氣候是你的個性；天氣則是你的心情。

這句話一閃而過，連月來的浮躁緣由，他突然隱約明白了。

他重播起她當時的模樣。他複習、他模仿，覺得那時的她在無聲覆述他的回答。

好啊。

那時他說。

好啊。

那時她把這兩個字放入嘴裡咀嚼、品嚐、消化。

莫名地，他理解了，她那時嚐到的味道是苦澀。

第一章 心靈的祕密

上午十一點過一刻鐘，袁遠的手機震動不停，但她暫時沒有多餘的手可以理會。

揮開眼前來亂的榕鬚，縮身在榕樹的茂密枝葉裡，她左點右踏，移步枝桠間，持續朝左上方攀升，直到腳下枝條開始明顯晃動，她停下動作，靠往主幹，抬頭看著那根側枝。

那側枝與其他枝葉交錯的密密麻麻間，一台空拍機卡在裡面。

構不著撈不到，下方那男人說，這台很貴、很貴的，一台要六萬多，麻煩袁小姐小心點。

異物感襲來，她看到一隻螞蟥在手背上轉啊繞地，她將手靠往最近的一片葉，沒幾秒，螞蟥覓得出路，很快離開她的視線。

手機的震動才稍停又捲土重來，她用袖子抹掉額間的汗，拉開褲袋拉鍊，掏出手機。

——空拍機男一直吵怎不砍斷樹枝，我截圖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的砍樹罰則，他已閉嘴。

——妳沒接電話所以我直接接了，高價急件，陳小姐，靠近北宜，地點如定位，在等妳。

她看了看錶，北宜，有點趕。

才想把手機塞回褲袋，新一則訊息又來。

——慢慢來，給空拍機男等。

她皺眉，丟個問號給對方。

——忘記牙醫的笑話了嗎？

她歪頭，轉了轉眼珠，噴了一聲。

牙痛的病患嫌牙醫幾秒搞定卻收費高昂，牙醫笑問，那要慢慢來嗎？

別讓他人覺得太好賺是嗎？

她笑了笑，才要將手機收起，新的訊息又來，要她在蟲類眾多的榕鬚間閒聊，當真？

——妳降落得很醜，屁股對鏡頭、頭髮濕塌。

什、麼——？

才想回訊抗議，一張照片傳來，她粗口「靠」了聲、抽了一下嘴角，還真是醜。

她搖搖頭，將手機塞回褲袋，又爬升幾條枝幹，再緩降些許，輕步橫移到空拍機卡住的鄰近枝條上，扳開勾住葉的幾條細枝，抓起很貴很貴的空拍機。

抽出背包裡的布巾，稍微將空拍機包好，她想了想拍攝鏡頭的方位，降落下樹，穩穩落地，她望向攝影機，掀起護目鏡拿下頭盔，但——

可惡！

她忘記先整理頭髮了。

——網紅沒那麼好當。

看到訊息，她翻了翻白眼。綠燈起，她踩下油門，繼續往北宜的方向行駛。

難得的晚春晴天，上班日的正午，倒也不塞，比她預計的車程還短了些，鄰近北宜前，導航讓她拐彎，貌似要她登一座矮山。

訊息又來，她放慢車速靠邊臨停，點開架上的手機螢幕。

——陳小姐已付款，不給攝影。地點偏僻，退款也行。

她只微微一頓，便再度依指引轉向，岔離產業道路，往泥石路爬坡；不到半途，她昂首望，很快明白這是什麼樣的地方。

那矮建物的全貌漸漸顯露，背倚連綿高山、近臨清溪、遠眺平原盆地，外圍樹木林立、左右龍柏環抱，她不需要是風水大師，也看得出這是經高人堪輿過的祖墳。

非富即貴——或者二者兼之——的委託人。

不給攝影的原因現在很明顯了。

車停靠邊，她拿起手機、大背包，下車。

經過前方那輛鐵灰色 Land Rover 休旅車時，她眼角掃過車窗，後座的兒童座椅讓她多看了一眼。

清明將近，攜家帶眷提早掃墓的人也是有的。

她微微勾起嘴角，再度快步邁往那座墳。

遠遠地，她就看到一對男女和一個小童坐在後方的樹下，隨著轉向入口，祖墳上那大大的字，讓她霎時停步。

大大的楷書，被圈起的「羅」字，讓她好一半刻移不開眼。

微風起，一朵雨豆樹花飄來，緩落在她跟前。

「袁——小姐嗎？」

男人的聲音傳來，她抬眼看到對方起身走向她，抱著小孩的女人則留坐在野餐墊上。

隨著男人走近，那面容逐漸清晰，她發現自己好似生根，只能定在原地。

「敝姓羅，」男人說。「抱歉，有點臨時，希望這裡不會很難找。」

男人的臉讓她恍神了，儘管曾在報章雜誌上看過這人的面容，但本尊此刻出現在眼前，那樣的相似，仍是讓她猛地愣了一會。

基因與血緣，本該如此。想到此，她恢復心神。

她微微一笑。「臨時了點，倒不會難找。」

男人點點頭，轉身邁往那片樹木群，她抬頭望著那一片綠，樹木間距整齊，是人工植栽的雨豆樹群。

男人聽見她跟上的足音，邊走邊指著其中一棵。「我一年來兩到三次，今天

看到這個，覺得不太對勁，內人也說讓專家瞧瞧比較保險。」

「……我先看看，如果是嚴重的問題，你還是要找專門的樹醫。」

男人急煞，害她差點撞上他的肩。

「我明白。」男人回頭給她一個笑。「令堂不好請，我問過的人都說，要找她得先通過妳。」

她沒回話，只繼續往前走，直到停步在最高大的雨豆樹前。

這棵雨豆樹樹幹粗實、樹身高大、樹冠茂密成完美的傘狀，微風搖擺枝葉颯颯細語，彷彿在低訴著什麼。

其實她在幾步遠前便看到了。

在離地一公尺高的幹身上，好幾圈麻繩纏纏繞繞著，麻繩上緣有被奮力扳開查看的一小弧，那一小弧露出光潔的白，那樣的白與龜裂的灰褐色樹紋有著顯著的對比。

當下，她只覺喉間一緊。

不待男人再說什麼，她自大背包裡拿出園藝剪，湊近老樹，沿著樹身繞一圈，找到麻繩的厚結，她試了試，彷彿有人給結添上膠，徒手解不開，她乾脆用剪的。

結開，麻繩鬆脫落地，她看著樹幹上那環狀的切痕，幾乎想移開視線。

如果有什麼酷刑是衝著樹而來，樹皮環切就是終極酷刑。

「啊……」

她聽到驚呼，看到女人已牽著孩子來到一旁，站在男人身邊。

「這——」男人清清嗓。「這是人為吧？」

男人的語氣有點不安、女人的神色有點不捨、那看來才兩歲的小男孩則仰著頭睜著大眼望著她。

她點頭。「你們有與人結怨？」

男人神色一黯，閃了閃眼眸，只問：「有得救嗎？」

不可能。

她強迫自己再次看往那環切白痕，才回應男人的問題。「很難。」

她無意接收更多的失落情緒，於是踏開，她聽見男人女人嘆息、聽見低聲交談，她暫時無暇理會。

她在樹的另一側蹲下身，撥開落葉層、用指尖輕緩扒開土，探看微露的根部，又舀起一鉢土查看，深色的土壤團粒帶有青草香，還有粉嫩肉色的蚯蚓 S 字形蠕動著，她將手上那團微生態系覆回地面，把手輕拍乾淨，又盯著根部的萌蘖許久，而後站起，視線隨著附生的苔蘚上移至高處，這棵老樹應該超過一百歲了。

她撫摸著粗糙龜裂的樹皮，感覺著歲月的痕跡，感應著樹木的氣息。

被環切的樹，養分下不來、水分上不去，只能等死。

她走回原處，自大背包翻出攀樹裝備，看到那一家三口好奇打量的目光，她微笑。

「我上去看看。」她說完，看到小男孩睜大眼望著裝備，她蹲下身，與小男孩平視。「這棵老樹有一百多歲了哦，這麼高，我爬不上去，要靠裝備才行哦。」

「叔叔，」小男孩露出笑容。「帥叔叔。」

她苦笑，不自覺挺起胸。「是阿姨哦。」

小男孩立刻躲在母親身後，又探出頭瞧她。

女人彎下腰在小男孩耳邊喃喃，小男孩笑起，馬上補了句。「漂亮阿姨。」哈哈。她微笑。小馬屁精。

「抱歉，」男人待她站起身，說著：「他的叔叔們整天教他有的沒的。」他的叔叔們……

她暗暗呼口氣，仰頭確認樹上有無蜂窩，戴上頭盔、手套，套上座帶，示意觀眾後退。

她把豆袋繫在投擲繩上，仰頭選定枝桠，揚臂投擲，一次成功。

她又將攀樹繩綁上投擲繩，穿越枝桠又拉回地面，架設好繩結組、測試承重後，她貼近樹幹，抓好繩，雙腳上提踩上樹身，腰部借力上挺，握繩推結，漸次攀登上樹。

老樹枝幹茂密，上樹後她不再需要依賴繩索攀爬，雙腳切換支點爬往樹冠，直至上方的枝桠承受不了她的重量才停止。

她抬頭看著冠層眾多枯枝與泛黃的樹葉。

感覺著樹身輕搖、呼吸著清新空氣，她閉上眼，傾聽細微的枝葉聲響。

如果可以，她想要什麼都不做、什麼都不想，她應該要在這裡架張吊床，就這樣躺著，享受搖曳、沐浴日光、吸取芬多精，聽鳥鳴唱，就算有蚊子、毛毛蟲來搗蛋也無妨。

陽光透過隙縫灑在她臉上，她想像雨豆樹的葉片迎光舒展，葉綠素吸取陽光轉換成糖分，傳送到莖部、樹枝、幹身——而後，再也無法往下傳送。

她睜開眼，看著另一棵雨豆樹延展而來的枝條，枝條上那宛若絢爛煙火的樹花，老樹即將凋零，儘管如此，旁邊還有開著花的成樹，繁衍傳承，再自然不過。

她脫下手套，輕撫樹皮，掌心感受的粗糲是歲月的鑿痕，它挺過百年來的春夏秋冬，卻敵不過渺小人類無謂的惡意。

她滑降下樹，拍掉身上的髒污，等候她的是抱著孩子的男人，以及一旁對她頷首的女人。

「阿姨、樹。」小男孩指著她又指著樹。

「噯，對。」她微笑，拿下頭盔，不由自主地耙了耙微濕的短髮。「阿姨喜歡爬樹。改天叫爸爸媽媽也帶你爬樹。」

小男孩笑了，仰望父親又看向母親。

「所以……」但男人心有旁騖，開了口，卻又不完成句子。

她搖搖頭。「不可能活了，短則半年，長則一年就會枯死了。」

男人低下頭，伸出右手和女人的手交扣著。

「唉。」終於，男人還是嘆息。

她開始卸下裝備並收整。

「如果——」男人的聲音傳來。「請令堂來看看呢？」

她停下捲繩的動作，仰頭看對方。

「抱歉，不是不信妳的話，只是……這棵是風水樹。」

她愣了會，再次打量四周。

老雨豆樹是最接近祖墳的樹，少見的近樹築墳，老樹樹幹又被環切，她看著祖墳上大大的「羅」字，才又望向男人。

「這樹跟子孫運勢有關？」

男人點點頭。

一問一答間，她看到小男孩手腕圈著一條像是白水晶手鍊，不管男人迷不迷信，但事關孩子，誰都很難不迷信。

子孫運勢啊……

她站起身，環顧老樹四周那些雨豆樹，雖是樹齡不一，但至少有五棵已是挺拔大樹，較偏遠的另外四棵亦已是成樹，更外圍則有三棵幼樹。

明顯的分批種植，頗有代代傳承的味道。

她側著頭，幾乎有股急切的念頭催促著她，但她仍踏著徐徐步伐，走向那幾棵圍著老雨豆樹的成樹，一棵一棵檢視著。

雨豆樹是生長迅速的樹種，只要生態環境良好，不到二十年都可以長成健壯的成樹。

從樹圍、樹冠大小、樹皮紋路，到樹幹蔓生的苔蘚來看，這五棵近鄰老樹的，最老的可能近六十歲，另外四棵則三十歲左右，稍遠的四棵，看來才二十出頭。

更外圍的則是兩、三歲的幼樹。

甚至——

在三棵幼樹旁，還有新播整的土團以及三株小苗……

她回望先前經過的野餐墊那區，果然發現清潔用品與簡便的園藝工具。

「這些……」男人帶著妻小跟上。「是代表我們的樹。」

「……代表你們的樹？」

男人點頭。「說來有點不好意思，我爺爺滿迷信的，風水師告訴他，要幫後人種樹，所以他幫我們都種了。」

她垂下眼，想著樹的數量、樹齡，又抬眸。「所以，老風水樹是代表你爺爺，那棵樹是你父親，其他是你們兄弟姐妹？再過去的小樹是你們下一代？」

男人點頭，又乾笑一聲。「是的。」

「你的兄弟姐妹很多。」她無意識脫口而出。

她說完才發現自己的言語不甚得體，趕忙補上笑容，或許已於事無補，她看到男人掃視過來的目光，以及女人遲疑又似帶保留的猜測。

但男人卻是笑了。「我猜或許袁小姐知道我們四維羅家，嚴格來說，我只有三個親弟弟。」

「噯。」她點點頭，藉口著。「我想起來了。」

男人將目光移至老樹。「爺爺他臨終前，想起那位高先生的話，要幫每個子孫種樹，所以交代我替外面四個弟弟妹妹補上。」

男人說完，轉回頭，雙眼打量她，那眼眸裡的無愧讓她有愧。

若眼前這個羅家嫡系長孫無畏世俗八卦，他人憑什麼論斷豪門腥羶花邊。

她別過頭盯著那四棵較年輕的成樹。雖距離稍遠，但因為種植間距更大，它們有更好的根系發展、未來也能有更廣闊的樹冠。

其中一棵——代表她愛的人。

而這位羅家嫡系長孫，在祖墳，替外面的弟弟種了樹。

她回首，看著那一家三口，男人有張英挺的臉、女人溫婉秀麗、小孩眉清目秀，像媽媽多些。

想來這位羅太太就是陳小姐。

如果早知道是羅家的委託，她無法肯定自己會不會來。

……或許還是會吧。她想。

「袁小姐，坦白相告並不是想強人所難、增加妳心理壓力，要求妳一定要請令堂出馬，只是我想……」男人看了看女人，女人朝他點頭，男人再次直視她，繼續說：「我們看到妳觀察樹的樣子，這棵老雨豆，我也看它三十年了，那樣的感情妳應該懂。」

她暗嘆。

老樹枯死後，若無及時處理而樹倒，強大的幹身那死而不僵的威力，輕則毀了祖墳，重則危損鄰近那五棵成樹，一棵或兩棵，視樹倒的方向而定。

「它不可能活了，但我會請閔柔來看看。」

「謝謝。」男人和女人幾乎異口同聲。

「謝謝阿姨。」小男孩也跟著學。

她微笑致意後，轉身走過他們，回到背包處，收拾好裝備，只揚手揮了揮，便順著下坡走。

她不需要回頭。

她走過 Land Rover，僅一瞥眼，眼裡只看得見後座的安全座椅。

事關子孫運勢的風水樹啊……

她沒有回頭。

另外四棵成樹，沒有長得不好。

她不迷信。

她知道只要水好土優——甚至有時候只要有土有水——不管什麼樹都會努力活得好好的，長得高高壯壯的，屹立上百年。

她雙臂掛在方向盤上，透過擋風玻璃，仰頭看著那矮山山頭。

這樣的視角只能看到老雨豆的樹冠以及鄰樹燦放的樹花。

她不迷信。

該擔憂的不只是樹，還有那個刻意傷害樹的人，那人最終的目標不是樹，是羅家人。

手機鬧鈴響起，她按掉，發動車子，倒轉車頭，下山。

她臨停在便利商店，喝水如廁，邊看手機訊息。

——順利？

算吧。她回。

對方傳了個收銀機動圖，除了自動播放「呿——親——」音效，還進一步跳出滿滿的錢幣癱瘓她的螢幕。

亮亮的……

就好像那條白色水晶手鍊。

她看了看錶，在手機上設定鬧鈴，走回座車，迴轉，再度爬行泥石路。原先停放的 Land Rover 已駛離，她停在最近處，拿起小背包，下車，踏回那座祖墳。

她低頭環視地勢，再抬頭細看雨豆樹們的樹相，閉上眼感覺風向，而後走到老雨豆樹前，細細查看環切白痕，再蹲身觀察底部的萌蘖。

她起身，跨大步到鄰近的樹算距離，又一一檢測各棵樹的狀態，直到鬧鈴再度響起，她才拍掉手掌、衣服上的泥土，趕忙下山回診。



袁遠走進家門後沒有開燈。

對門鄰居的燈火與街燈映亮了她家的玄關和客廳，等她適應微弱光線後，直爬上三樓回房。

打開右窗，涼風竄入，暗夜裡的天空是沉甸甸的深灰，讓一片樹林變成高低起伏的棉花糖剪影；騷斯振翅鳴唱，黃嘴角鴉間或應和——低頻的唧唧唧和高頻的霍、霍——她閉上眼聆聽，直到感覺濕氣襲來，才慢慢睜開眼，想著，或許稍晚又要起霧。

她步到左側開落地窗，穿過老樟樹枝葉隙縫，看到隔壁一樓客廳的電視螢光閃爍——新聞正聒噪著清明假期的交通管制——以及餐桌一角獨坐用餐的女人。

她扭開燈，走到陽台，大動作闔上落地窗，還沒攀上枝頭，就見女人已仰起頭，她笑了笑，搭上身前厚實的枝條，爬上樹，走過枝幹上的木板，直達鄰居家三樓陽台前，躍下，開關落地窗，借道房間才打開門，就聞到煎魚的香味，以及一樓樓梯間傳來的詢問：

「袁遠？吃過了嗎？」

「還沒呢，高女士。」

她下樓晃到廚房，不過短短幾分鐘內，流理台已多了一盤九層塔烘蛋，此刻高女士正拿著長碟盛裝兩片白帶魚。

她湊到水槽邊洗了手，從餐盤櫃拿出玻璃樂扣盒，自己盛了飯，又乖乖跟在高女士後頭走向餐桌。

才夾起豆乳苦瓜放入口中配飯，就聽到輕笑聲，她鼓著嘴睨向高女士。

「我中午沒吃飯，很餓。」她辯解。

「妳打算什麼時候改用碗吃飯？」高女士邊笑邊夾起蔥爆牛肉，慢慢吃著。

「這個也是圓的。」她說。雖然比較重。

高女士只笑笑，一邊用筷子將白帶魚的刺挑起。

新聞主播吧啦吧啦說起今年的第三次跳電，官方說法是松鼠引起的，她瞥了眼電視畫面一眼，又夾了一口蔥爆牛肉。

想到什麼，她垂了垂眼眸後，開口：「高女士，妳阿公之前是不是風水師？」

高女士一愣，只點點頭。

才想再問什麼，除去新聞的聒噪聲，她隱約聽到汽車引擎聲，她停下舉筷，直到那緩煞聲傳來，她連忙夾了幾塊蔥爆牛肉、豆乳苦瓜納入樂扣盒中，又添上一小塊烘蛋、補放一片魚肉，再將筷子用紙巾包好塞入口袋。

她才站起身，高女士就已經從廚房拿來樂扣盒蓋，直直遞給她，還一併加贈內藏現切水果的麻布袋。

她微笑，蓋上盒塞入袋，俯身，在高女士頰上啾了一記。

沒等高女士反應，她已回身爬樓梯，開始拾級而上。

「……你們總要認識一下的。」高女士對著她的背影說。

「或許改天吧。」她沒回頭，提著餐袋，一步跨兩階，活像偷食落跑的乞丐。

抵達三樓，拐回那間房，她聽見阿寶的爸爸已踏進客廳的腳步聲，高女士問他吃過沒。

對方說還沒。

她聽見高女士走進廚房，打開電鍋盛飯，拐步聲踏回餐桌那端，沒有起爐火再加菜的聲響。

總是這樣的。

如果她回來得早，製造的聲音夠響，她便可以聞到高女士的飯菜香，一道接著一道，三道菜或許偶爾有四道，家常菜的香氣成為座標，讓她抄捷徑，直達阿寶家的餐桌。

如果她回來得晚，或許她僅僅坐在窗前，看著高女士獨自用餐，從頭到尾只有新聞相伴。

有時她加入，高女士會因此追加兩道菜。

若是她中途落跑，阿寶的爸爸只能吃被她討去部份的菜餚。

正如今天。

她悄悄關上房門，踮著腳尖走到書桌前，放下袋子，扭亮桌燈，面向牆上的月曆。

她拿起桌上的色筆，在這天的空格上，畫上豆乳苦瓜、蔥爆牛肉、九層塔烘蛋和白帶魚，在日期上用紅筆圈了圈。

阿寶，你在畫什麼？為什麼要在月曆上畫青椒？

……要妳管。

我知道了，因為你討厭吃青椒。

……走開。

芹菜炒豆皮，這可是你喜歡吃的。

……這是記錄妳來吃食的借條。

小氣！……可是你這裡記錯了，上週的滷肉我沒吃到。

阿寶超會騙人的，她後來才知道。

他從十七歲的某天起，開始在月曆上繪記，每天畫上母親的菜色，某些特定的日期圈上紅圈，騙她說是餐費賒帳，他要留著以後讓她還錢。

明明有些菜她根本沒吃到。

原以為他是不良高利放貸，亂圈日期隨便記帳，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心靈的祕密。

一個她後來就算知曉，也說不出口、無法明證的祕密。

那些特定日期紅圈，是他父親出現的日期。

而那些菜色繪記，是用來窺伺他母親心靈的記錄。

她放下筆，關桌燈，拿起餐袋，輕手輕腳開闔落地窗，俐落上樹，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房間。

坐在窗前，打開樂扣盒，大口大口吃著飯，看著隔壁一樓的雙人晚餐，視線又飄往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都暗著的三樓房間，她咀嚼地越來越用力。

笨蛋阿寶。

他或許永遠都不會知道，她最羨慕的是他家曾有的三明治。

第二章 阿寶要乖

晚上九點，完成最後一報後，羅善仁簡單擦了澡，回到寢室才拿出手機。瀏覽一下新聞大事、查看他的幾個群組，有無特別訊息與動態。

他習慣只看不回，已讀功能對他這種想保持低調的人造成了困擾，幸好他的同事、朋友名單很短，親人更是沒幾個，所以大多時候點個讚或送出笑臉便已足矣。

近期無大事，至少對他而言，都不是大事，唯獨——
袁遠。

他點開臉書 APP，進入《阿寶要乖》私密社團，上傳今日的融雪照。

約莫一分鐘後，高梨娟按了讚，袁遠則在四分鐘後給了顆大心。

《阿寶要乖》成立超過十年，管理員：袁遠，另外的成員僅有他和他母親。

「關於」社團的文字介紹，袁遠這麼寫：一個字、一句話、一張照片，遠的不是距離，是無聲無息。

這是當初他離家工作時，她提出的唯一要求。

而這個社團，唯一的發文者只有他。

他外出工作時，晚上九點半到十點間，他會上傳一張照片。通常，袁遠會在之後傳 Line 或撥打視訊電話，如果他沒回覆或漏接，那麼五分鐘後她會丟一個哭哭臉或者再打一遍，這半年來完全沒變。

他點入她的粉絲專頁《小小野人》。

最近一則動態是空拍機救援。

袁遠拋繩攀樹、在樹木枝條間移動、而後是下樹對著鏡頭一笑，將空拍機交給委託人，再走向攝影機。

降落對準鏡頭、走向攝影機的畫面經過後製，還有貓耳濾鏡加在她的笑臉上。

LINE 訊息通知滑過螢幕上緣，他點開，是簡單的「阿寶晚安」四個字。

他想了想，直接按了視訊通話，幾乎立刻，袁遠的五官佔滿他的螢幕。

「很想我？」袁遠勾著嘴角問。

他笑了笑，看著光源有點暗的背景、以及她的臉晃得規律的節奏，他微微側頭。「妳在外面？」

「嘿。出來買蛋。」她停下腳步，站在社區的便利商店前，對他微笑。「我今天可愛嗎？」

這問句偶爾會出現，他還沒歸納出週期規律，但他猜這可能是種信心加持般的回血，有時候出現的頻率高些，或許是哪個環節在嚴重損血。

「嗯。」他點點頭。

螢幕中的袁遠，天生微捲髮，深邃得過份的五官，總有初識的人以為她是混血。

「那我今天是哪種可愛？」

他看著短髮依然、嘻皮笑臉依然，貌似一切如常的袁遠，說：「厚臉皮的那種吧。」

「哈哈哈，」袁遠大笑。「你早點睡。」

一如以往，深知他不到五點就起床，她從不多廢話，甚至一樣的，在他還沒來得及回話時——

「親一下嘿。」她說。

她沒有嘟嘴、也沒有親吻手指送飛吻，就只是凝視著他，看著他的眼睛，隨後視線下滑到他的唇。

他喉結動了一下，看到她笑起。

晚安。她唇語說。

晚安。他唇語說。

他看著斷線的視訊，這半年來，主動結束通話的都是她，就是這個狀況，很不袁遠。

他嘆了一口氣。

他切回臉書，她的個人頁面荒蕪，倒是粉絲頁文章眾多，他不是沒追蹤，事實上每則動態他都看過，但微小的差異在數個月後漸漸有明顯變化，沒往回看他還真的忽略了。

他原以為這單純是袁遠最近在玩的效果，現在他才注意到有些影片，鏡頭焦距的遠近、上下左右擺動跟隨得太過精準、構圖很好，這很不袁遠。

順著這個發現，他才察覺《小小野人》的貼文內容，從早期的精簡風變成可愛小編逗趣風，連帶讓這個低調的粉絲專頁，幾個月間按讚追蹤的人數從破百到破千。

攀樹活動、修剪樹木、空拍機救援、幫忙架設上樹系統供婚紗業者使用、園藝建議、樹木健檢……他眨眨痠澀的眼，終於在風格變化之初看到這樣的留言——

楊姝容：@袁遠 好妹子，妳的 PO 文變有趣了喲，讚。

袁遠：@楊姝容 我妹弄的啦。

閔敏幫她經營粉絲頁？

隱隱約約的印象中，他好像看過交友邀請？他滑著滑著，終於在長長的一串名單看到那個聯絡人，MinMin。

他切到陌生訊息，還真的看到一則來自 MinMin 的訊息：

——吼！姊夫！我是閔敏！加我一下啦！！

他揉揉眉頭，猶豫了片刻，還是點下接受邀請。



袁遠才剛把車停在女校門口，一身制服的閔敏就拉開副駕車門上車，還沒

繫上安全帶，就把書包甩向後座。

「我還是不瞭，為什麼姊夫要送妳那麼醜的車。」

袁遠斜睨妹妹一眼，發動引擎上路。「我覺得妳應該乖乖上學。」

「我只請第三、四堂課，難得妳和媽同框，這畫面多珍貴，一 PO 上網，包準案件量爆增。」

「這案子不給拍照。」

「我記得，我不會拍具體的案件細節，只會拍妳和媽，還有樹。」

「那我拍就好啦，叫阿宅拍也行。」

「拜託，你們構圖這麼爛。」

袁遠吁了口氣，瞥向盯著手機的妹妹。「要喝什麼嗎？」

「雲頂奶蓋烏龍。」

「來不及啦，」她找到有臨停車位的便利商店，把自己手機遞給妹妹。「我隨取裡面有飲料可以換，也幫我換杯咖啡。」

「小氣鬼。」

不多時，閔敏拎著兩杯飲料上車，她隨即啟程轉往北宜方向。

「昨天姊夫終於加我好友了。」

聞言，她差點不小心踩煞車，呼出一口氣後，轉頭瞪了妹妹一眼。

「妳怎麼知道他帳號？！」

「從妳手機看到的啊，帳號取這麼怪，什麼 t0rrice11i，姊夫幹嘛這麼低調？」

她暗咒一聲，偶爾讓妹妹可以接觸她的手機，真是失策。

「妳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叫他姊夫？」

「為什麼不行？姊夫匪類一點的話，你們的小孩都可以比我大了！」

她瞥頭看了一直滑手機的妹妹一眼，只能翻白眼。

在泥石路爬坡一陣，她將車停好時，閔敏還在看山頭的建物，她帶著裝備，閔敏跟上，亦步亦趨。

「妳昨天沒跟我講是墳墓耶？這算祖墳什麼的嗎？」

她沒回答，只點點頭，路過一輛皮卡，呼了一口氣。

「媽媽他們到了。」閔敏的聲音跟在後面。「這次請媽來，妳要當她的助手，陪跑她的案子五次。」

她嘆口氣。「妳這樣請假，媽都沒講話嗎？」

「媽才不像妳嘮叨。」

轉進入口，她看到母親閔柔站在老雨豆樹前，助理阿宅張秀源則拿著一堆工具在量量測測。

「欸！姊！『羅』耶！跟姊夫同姓，不會那麼巧是姊夫他們家的祖墳吧？」

她沒理會妹妹的嚷嚷，逕自走到母親身旁，母親看了她一眼，一時間並沒

有開口。

她瞥了瞥母親的手，指間有黑泥，母親已經初步勘查過了。

抬眼又看到閔敏已經在測光、喬巧度拍她和母親，還有蹲在地上的阿宅助理，當然，主要是她和母親的合照。

「怎麼樣？」她開口。「有機會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她暗暗嘆了口氣。

母親指了指萌櫟。「它已經很努力想辦法了，我不覺得人類可以比樹更厲害。」

「那除了讓它等死，或者看它想辦法萌芽更新，我們還能做什麼嗎？」她問。

母親看了看周遭，又看了看那矮建物。「沒有人會這樣墳邊留樹。為什麼非得留它？雖然是糟糕的人為損害，但……如果哪一天樹根開始會毀了墳，這家人會留墳還是留樹？」

袁遠吁出一口氣。這就是她母親。閔柔永遠很理智。

糟糕的人為已成事實，救樹不救的重點就是長遠——樹的時間尺度，是數十年、百年甚至千年計。

就算萌櫟新生，未來成功成長延續，將來哪一天樹根影響墳，後人會怎麼抉擇？

她清清嗓。「這是風水樹。至於影響墳，我猜……他們一定有辦法強化什麼的。」

她看到母親揚了揚右眉，又瞥了祖墳上面大大的「羅」字一眼，而後彷彿隨口——

「閔敏說妳昨天去回診？結果怎樣？」

她對上母親的視線，而後轉開。

——袁小姐，超音波顯示裡面很乾淨，妳現在的經期也正常了。

昨天回診婦科，醫生指著黑白畫面、略顯愉悅的口吻重回她腦海。

——不過……子宮腺肌症很容易復發，如果妳有打算要生，現在是最好的時機。就是現在。

「很好啊。」她回母親。

母親看她好幾秒，又看往老雨豆樹。「我們倒是能幫它一點小忙。」

她聽著母親說起減冠減輕老樹負擔與重量、保留部份萌櫟、定期監測土壤品質、排水以及幹身結構支撐力，不自覺的，偶爾睨往祖墳上那個「羅」字。

她呼出好長的一口氣。



十六歲少女的臉書，看得羅善仁有點頭疼。

大部分的貼文都同步自 IG，一張張和袁遠相似的臉，但過多濾鏡和近距離的自拍照、Tag 訊息比內文多，他盡可能加速滑過，卻好像怎麼也滑不到盡頭，眼睛都快花了，他揉揉眼，直到看到一則，將近六個月前——

——陪病，醫院附近的東西都好難吃。

閔敏嘟著嘴自拍、圖文不符抱怨著，背景是模糊的病床，病床躺著的人他一眼就認出，那是看著天花板的袁遠。

將近六個月前，袁遠住院？

他點看閔敏那則貼文的詳細日期，將照片下載存檔。

他切回日曆，看著自己的上下山輪班行程與休假日。

將近半年前，袁遠問起結婚，就在她住院前兩天；袁遠住院，在他上山後的隔天。

他猜母親也不知道，否則一定會暗示他。

他細看那模糊的背景，袁遠一樣一頭微捲短髮、穿著病服，手腳看似無礙。

他看著自己今晚稍早在《阿寶要乖》PO 的雲彩圖，母親點了讚，袁遠給了愛心，隨後她 LINE 來訊息，說閔敏這小鬼偷看她手機，抱歉了啊，如果閔敏多嘴貧舌，可以不理會。

他那時回了個笑臉，給她別擔心三個字。

她回了晚安兩字。

他看錶，晚上十點半，點開 LINE，撥打視訊通話——

那是急急忙忙點下確認接聽會有的狀態，他看到袁遠盯著螢幕的臉正要切換笑容、將手機拿遠的瞬間。

袁遠，穿著 T 恤、短褲，站在廚房冰箱前。

「嘿！」她的聲音和她的笑容出現在螢幕。「阿寶不乖，還沒睡？」

他揚起嘴角。「妳在幹嘛？」

「剛剛蒸好地瓜放冰箱啦！明天早餐。」她說完直勾勾盯著他。「幹嘛給我 BONUS？」

他不自覺嚥了嚥。

她露出理解又難解的笑意。「好啦！」她說。

好啦……什麼？

「來親一個。」她說。

他望進她眼裡，她凝視他的眼，側頭又轉正，跟著盯著他的唇，那一閃即逝的柔情，撞進他心裡。

「今天親太久了。」她說。「阿寶哥，要乖。」

晚安。她無聲說著。

晚安。他回。

袁遠斷線，他盯著畫面，想了好一會。

阿寶哥。袁遠，今天加了「哥」。

閃躲他的視線，安撫意味的加了「哥」。
他垂下視線，該睡的夜裡，沉思著。

第三章 綠野森境

廣義而言，樹木是旅人。
它們歷經許多旅程，距離卻始終不長；
而我們人類那些匆匆的來去，
對樹而言，不過是枝桠的一次輕微晃動——
多數時候，甚至連這樣的幅度都沒有。

——約翰·繆爾（John Muir）

羅善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曾以為他的父母會離婚——就像他班上的幾個同學那樣：爸爸媽媽分開住、小孩子被迫選擇跟誰，可能要轉學或者不需要——但結果，他所擔憂的事情並未發生。

那天是星期三，只上半天課。

放學的鐘聲才響，小童們便紛紛站起身，隨手把書本、鉛筆盒塞進書包，邊擠出教室邊討論下午的遊玩行程，吱喳喧鬧幾乎蓋過老師的叮嚀，幾分鐘後，老師視線落往教室後排，喊著：

「你們幾個！善仁！你們要快點跟上來喔。」

「好哦。」

羅善仁雖然這樣回著，但老師一消失在門口，立刻有兩個男孩湊往他的座位。

這是幾個小男孩的課後日常，一開始只是討論遊戲和漫畫，因為羅善仁總有最新款的遊戲機、一出版便到手的漫畫書，不多久他便成為聚集的核心。

「換我了！Gameboy 換我玩了！」

「哇，是最新一集的《鬥球兒彈平》嗎？」

阿鴻才把 Gameboy 遞向他，中途就被小紀拿走；他剛從抽屜拿出《鬥球兒彈平》第三集，小紀立刻放下 Gameboy，改抽走他手上的漫畫。

「我先，」小紀說。「五塊給你。」

他收下錢。「記得明天要還喔。」

「那我再玩 Gameboy 一天。」阿鴻說。

「好啊。」他伸手，阿鴻趕忙掏出五元遞給他。

「那要走了嗎？老師等太久又會罵人了！」小紀催促著。

「你們先走吧。」

小紀和阿鴻收好書包，一前一後跑出教室，這時他才轉頭睨往站在幾步遠、低著頭的阿華。

小紀和阿鴻不會把東西弄丟、也不會弄得髒兮兮，阿華會。其實一開始講《鬥球兒彈平》的是阿華，但阿華的妹妹在第二集那本亂塗蠟筆，把書畫得亂七八糟，讓他很不爽。

「善仁，對不起啦！」阿華聲音小小的，還一拐拐踱過來。

他瞪著阿華前一陣子摔倒掰咖的右腳，轉回頭收拾書包。「沒關係，我爸又帶我去買一本了。」

「啊，可是……」阿華走近，遞著一本封膜還沒拆的第二集。

他盯著那本漫畫，又看向阿華。

原來爸爸說的是真的。

——如果阿華是個好朋友，他會買一本新的還你。如果他沒有，那一本漫畫讓你知道誰是好朋友也很好，對不對？

他接過漫畫，從書包拿出那本被塗鴉的給阿華，依照爸爸的建議。

看著阿華低頭接過舊書放入書包，他想了想，又從書包拿出最新一集的《小叮噹》，遞出。

「……我沒有零用錢了。」阿華說。

「沒關係啦，」他把書包往後捎。「明天記得還，門留給你關喔。」

他把椅子靠好，走出教室，落後在隊伍最後頭，離前方的同學起碼幾十來步。

他這樣的脫隊，老師、門口警衛也習慣了。

有些小朋友們會結伴回家、有些父母會早於十二點等候在校門口，但羅善仁的母親高梨娟，會遲個十分鐘左右。

大約等他走到校門口時，他可以看到母親從巷口拐彎向學校正門走來，雖然不明顯，但視線若多停留幾秒，還是可以看出她右腿那一頓一頓、微跛的步伐。

等母親接到他時，人潮都散得差不多了，他母親會先跟老師與警衛致意、道再見，牽起他的手，原路折返。

回程若沒有在文具店耽擱，大概可於十二點半前到家；母親會炒盤青菜、蛋類，配上預先料理好的肉類，開動。

他的父親就在附近上班，若沒有差旅行程，中午都會回家用餐。

父親討厭苦瓜，他也是，母親見他倆筷子老閃過苦瓜，就乾脆直接配給到他們碗裡，他每次都會轉送給父親，一塊兩塊三塊，他父親會氣得鼓起臉，把苦瓜夾還給他，一塊兩塊三塊——四塊，對，有時還會多偷渡一塊欺負他。

都是他輸。

大概是父親嚼食苦瓜的臉很淒苦，還用可憐兮兮的眼睛看著他，讓他益發覺得嘴裡的苦瓜更苦了，這麼地苦，怎麼能欺負人——就算對方是他父親——於是父子倆一起苦著臉吃苦，你瞧我扁嘴、我看你嚼半天，共苦之際嚐出了新滋味，漸漸地那模式發展成為樂趣。

洋蔥和皮蛋、茄子與青椒則是另一種形式的你來我往，前兩者他負責幫父親擺平，後兩者他父親幫他掃光，若這些小動作沒能逃過母親的法眼，之後免不了連續好幾天的各式苦瓜料理伺候。

每每在苦瓜酷刑的第二天，他父親就會在桌下筆劃著，先是一根手指頭，

再來是兩根手指頭。

一是披薩，二是肯德基，通常他回兩根手指頭，因為披薩要等太久了。

明顯食慾不佳的父子倆，會趁母親洗碗善後之際，由他父親招手攔計程車，前往最近的肯德基，報復心態般暴飲暴食著炸雞薯條和可樂。

那一天，應該也會是這樣。他料想母親可能會煮鹹蛋苦瓜，加上皮蛋豆腐或九層塔茄子。

但等他走到校門口時，就見到母親坐在未熄火的摩托車上，顯然已經等他好一陣子了。

「阿寶，我們今天去兜風、順便吃臭豆腐和雪花冰好不好？」母親遞過安全帽，問。

「好耶！」他邊戴安全帽，邊跨上車，抱緊母親。

一般人乍見他母親高梨娟，見她個子小小、笑起來眼睛彎彎的，看起來和和氣氣，以為她文靜溫柔，殊不知他母親是個大嗓門、急性子，唔，就如同這麼一時興起的出遊，就如同她飆起車來，風會從他安全帽鏡片鑽入，掀得他帽子都歪了。

五月中的正午，幸好不太熱，他一路望著陌生的街景，看母親抄小路又拐回大路，不多時，母親明明像是要直行——

叭——

叭叭——

巨大的喇叭聲驚嚇得他向左後方看，就看到一輛水泥車從後方叭叭叭個不停超越他們而過，打著右轉燈邊右轉——

他張大嘴，感覺心臟要跳出，只覺他們就要撞上預拌槽，他彷彿聽見母親尖叫，同時後方有人大罵著是不會打方向燈喔——

等他回過神後，才發現他們已經順著那個轉彎，停在爬坡起始處，母子倆同時呼出好幾噸重的驚嚇。

「……阿寶，你還好嗎？」母親回頭問他。

「嚇……嚇死人了。」

下坡牽引著車身下滑，他母親很快催起油門，打算先往上走，等到可迴轉後再掉頭。

那輛逼他們跟著轉彎的水泥車在前方吐出黑煙和廢氣奮力爬坡，他們慢慢跟在後頭，一路上是路面陽春的雙向道，倒是兩旁種植間距相當的高大松樹，讓母子倆不禁抬頭望。

不知不覺過了幾個髮夾彎，一幢幢美式別墅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，再來是一個小坡，坡上高低不一的草坪雕出綠意盎然的《綠野森境》四個字。

他母親不禁停下，看著右手邊的警衛亭，以及更裡面的幢幢美墅。

保全從警衛亭走出，看了他們一眼：「妳是來看房的朱太太嗎？袁奶奶等妳

很久囉。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往裡面走，」警衛按鈕後，閘門升起。「右手邊最後一間。」

「欸，我——」

前一次是警衛打斷母親的話，但這次換他拉拉母親的衣袖。

那是一個福態的老奶奶，小羅善仁第一眼以為她是外國人，直到她開了口。

「朱太太嗎？不好意思，等著等著，我乾脆先烤起餅乾了。」

大門開啟，奶油香便飄到他鼻子前，他才想起，母親本來要帶他去吃臭豆腐和雪花冰的，這麼一想起來，肚子就餓得呱呱叫了。

母親低頭瞧了他一眼，兩人又看著已經轉進家門的老奶奶。

「來吧，」老奶奶回頭，滿臉笑容。「這裡比較偏僻，你們是不是迷路了？要不先進來吃點餅乾、喝口水，等會再去隔壁看房子？」

他看向一旁的院子，好像種了一些菜，還有一個大洋傘，傘下一張長凳和小几。

他發現母親也在四處張望，母親眼睛睜得大大的，臉上有淺淺的笑容，表情很自在，不像她平常出門的樣子。

「欸，我真是的，」老奶奶還沒出現，聲音便傳來，拿著托盤走近他們。

「我們在這邊吃也可以，對不？住山上就是別老關在家裡才對。」

老奶奶才在大洋傘那邊就坐，就對他招招手。「你這張臉可真不得了，不輸我家袁遠呢。」

他還沒開口，肚子又咕咕作響，母親低下頭看著他，嘴角勾出一抹笑。「都是水泥車害的，阿寶很餓了？要吃餅乾還是臭豆腐？」

他沒有決定好答案，只抵緊嘴，母親笑起，牽著他，走近大洋傘，對老奶奶微微鞠了躬，說著：「那打擾了，我們就不客氣了。」

餅乾很香，還熱熱的，他覺得巧克力有點苦，於是又試了奶油口味的。

這裡很安靜，幾乎聽不到鄰居聲響，還可以聽到很多鳥叫，他抬頭看著一閃而逝的鳥影，看著看著，幾乎隱約看到牆那側的樹上也有小鳥來來回回。

老奶奶說什麼他沒認真聽，什麼公車雜貨店菜市場在哪裡，他東看看西瞧瞧，又吃了一片奶油餅乾。

「你兒子幾歲啦？」

他聽見老奶奶問。

「八歲。」母親回答。「袁奶奶，不好意思，我得坦白說，我不是朱太太，我們是剛好迷了路，又不小心被引進來。」

老奶奶一愣，隨即笑了出來。「緣份真是奇妙的東西。那怎麼稱呼妳呢？」

他看到母親遲疑片刻。

「我姓高。」母親說。「老實說，我很喜歡這裡的環境，但如果太貴……我

應該買不起。」

老奶奶像是差點噴出茶水，放下杯子拍胸順氣後，笑著看向母親，又望了他一眼，才說：「啊，這就對了。因為妳不是朱太太，所以不知道，我其實只是要出租。」

就在那一刻，他看到母親的眼睛閃亮了起來。



這邊有棵大樟樹，盤據在庭院正中央。

樹高超過四層樓，主幹粗壯、側枝朝四方完美延伸、枝葉濃密，樹形優美。

主幹掛著繩梯可達最低的側枝，簡便的木鞦韆則架在厚實的枝條上。

庭院隔著矮牆，和右邊袁奶奶的院子相鄰，矮牆上有攀爬而上的花。

才搬來兩天，小羅善仁就很習慣在放學後，穿梭在庭院間。

爬上樹，看著山上山下的遠方，偶爾掌心會不小心抹到鳥屎或蜘蛛網。

後院，有個不規則狀的石槽。

水面清澈，浮萍四處攏聚，水草飄動、魚兒悠游藏匿，槽底有沉木有土，幾塊大石頭堆疊成矮階，烏龜趴在最上方曬太陽的時候，他會摘片旁邊的地瓜葉，測試烏龜會不會想吃。

媽媽說讓他選住哪間房，他選了三樓那間。

那間房的門外白牆上，貼有長長的身高尺，右邊那側 178cm 旁邊手寫著袁正希，160cm 旁邊寫了閔柔，左側那邊只寫了袁遠，他歪下頭看著 75cm 那邊標記 1Y，88cm 是 2Y，一連串數字，停在……112cm 5Y。

他比量自己的頭頂，135cm。

隔壁房間是倉庫。袁奶奶說。

「這邊本來是我兒子他們一家住的，」老太太那時笑了笑，隨後微微一嘆。「夫妻緣份淺也是沒辦法的事情，現在空出來了，這間倉庫的東西不要動，其他家具什麼的幫我好好顧著就好。」

那天下山後，媽媽就說要搬家。

新家什麼都有，媽媽說帶衣服、必需用品就好。

「爸爸的衣服不收嗎？」他問。

媽媽聽到他的問題，封箱動作頓住，看了他好一會，才笑了起來。「你爸爸是大人了，讓他自己收。」

他猜他的父母在吵架，可能在談離婚，跟別的小朋友一樣。

有時候，爸爸出差久了些，他會覺得爸爸媽媽好像有吵架，但最後媽媽都會被爸爸逗笑。

這裡很好。

媽媽帶他去社區裡的小雜貨店買東西時，再也不怕別人看她微微跛腳的樣

子了，一邊牽著他的手，一邊慢慢的、面帶微笑地走在社區的石板道。

偶爾，會飄來袁奶奶的烤餅乾香。

那天是週二，要上課到下午四點，但第四堂課還沒下課，他就看到教務主任出現在教室門口，對老師招了招手說了什麼。

「善仁！」老師朝他喊道。「你爸爸來接你，你今天提早回家喔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看向小紀阿鴻和阿華，決定讓他們免費續租 Gameboy 和漫畫一天，收起書包，跟著教務主任走。

爸爸坐在校長辦公室的沙發上，原本低頭看著文件，聽到他們的腳步聲，抬起頭來，順手將文件塞折進口袋裡。

爸爸上班時的樣子，總是這樣西裝筆挺，很有派頭，他不禁挺直身子，笑著靠往爸爸身旁就坐。

「爸——你出差回來了。」

「嗯。我們先去吃飯，再回家。」爸爸笑著伸指比了一和二。

今天有時間，他選了一。

在披薩店吃著熱熱的四小福披薩時，他滿嘴食物和可樂，含糊說著：「媽媽說你是大人了，你要自己收衣服。」

他看到父親笑了出來，笑得胸膛都在起伏。「你媽媽有時真的很兇，對吧？」

嘿。他也笑了出來。

他們回舊家收了幾件爸爸的衣服，然後爸爸說，要看看他會不會坐公車。

他當然會啊。

未免有萬一，媽媽來不及接他時，曾教過他要坐哪一班公車。

「爸，阿華真的有買新的《鬥球兒彈平》第二集給我。」在開往山上的公車上，他說。

父親側著頭，對他微笑。

走進社區前，警衛多看了他父親一眼，於是他開口跟警衛說：「這是我爸爸啦。」

漫步在石板道上，他看到父親也四處張望周遭環境，直到停在十六號門口，他拿出鑰匙，父親朝他伸手，他把鑰匙遞給父親，父親開了門，站在門邊好一會，看著大樹，又看著房子。

「這邊常常有雞狗乖的叫聲喔，我問老師，老師說那是竹雞。」

父親微笑，鎖上門，讓他先去洗手寫功課，他坐在客廳，看著父親換好 T 恤和百慕達褲，就在家裡裡外外走著看著。

「阿寶，」他寫數學習題時，父親在他身旁坐了下來。「打給媽媽，說你已經到家了。」

「對喔。」他點點頭，拿起電話，撥到母親工作的便利商店，以免母親要

去接他放學撲空。

母親問他為什麼提早回家，聽到答案後，話筒另一端突然靜音好一陣子，跟著聽見母親提高聲音說：「你讓小壞蛋聽電話！」

每次母親生氣時，都會叫罵他父親是小壞蛋。

他苦著臉把話筒遞給父親，只見父親滿臉笑，將話筒湊近耳邊——

「小姊姊。」父親笑著喊道。

他有時覺得父親比他還會撒嬌，通常他父親這樣，他和他母親都會輸。

第四章 你的右邊我的左邊

樹木確實是有靈的存在。我們能真切感受到這點。

也因此，

它們的沉默與對我們的無動於衷，才格外令人挫敗。

——約翰·史都華·柯立斯（John Stewart Collis）

童年的記憶碎片偶爾會浮現在腦海，那些點點滴滴湧現時，小袁遠會打開落地窗，雙臂一舉，留下拖鞋，攀上大樟樹延展到她陽台的大枝條，手腳併用地爬到老樹的主幹上。

微風涼涼，遠處有小鳥啾啾。

爸爸說，安靜也是一種聲音。

媽媽說，對很多生物來說，安靜是種超能力，因為有時候一動一靜之間就是生死攸關。

以前和爸爸媽媽躺在院子看星星，小鳥們都不叫了，很安靜很安靜。

爸爸說，妳聽到的不是安靜，妳聽到的是他們在睡覺休息的聲音。

安靜的時候，可以聽到很多聲音。

奶奶在烤餅乾，她聞到香香的奶油，聽到奶奶轉烤箱的聲音。

「十五分鐘，」奶奶每次都這樣說。「十五分鐘就可以來吃囉，不開心的話就吃餅乾，一片不夠的話，我們就吃三片，好嗎？」

奶奶慢慢轉那個鈕，嘖嘖嘖轉到十五分鐘那邊，差不多就像她說完「十五分鐘」四個字，然後那個鈕就開始滴答滴答算時間。

左邊很安靜。

一樓到三樓，都像沒有人。

「袁遠，隔壁已經租給別人了。沒關係啦，妳跟奶奶睡就好，好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她問。「因為爸爸和媽媽離婚嗎？」

爸爸和媽媽分開，不住一起了，她知道叫做離婚。

「欸。」奶奶摸摸她的頭。

「可是我回來了啊。」

她沒有不喜歡媽媽，可是媽媽都在讀書，那邊的小朋友都講她聽不懂的日語，所以她常常打電話給爸爸，只是她打電話回來的時候，跟爸爸講話講著，爸爸都會突然不說話。

安靜的時候，可以聽到很多聲音。

爸爸沒有講話的時候，她聽到嗚嗚聲。

媽媽帶她離開的時候，爸爸也有點嗚嗚聲，眼睛濕濕的。

「妳爸爸現在有回來的時候也住這邊啊，」奶奶說。「隔壁太大間了，奶奶沒辦法打掃這麼多房子啊。」

她眨眨眼。

奶奶彎身看著她的眼睛。「想要玩具嗎？想要的話，奶奶去跟隔壁的高女士說，我們找一天去拿好不好？」

奶奶的房子在右邊，她本來和爸爸媽媽住左邊。

她坐直身子，又仔細聽了一會。

左邊，很安靜。

她站起身，在枝條間移動，扶著側枝、順著延展的主枝，停棲在左邊三樓落地窗前。

她趴身在上面好一會兒，餅乾焦香還沒傳來，還沒十五分鐘。

她躍下樹，落在她以前的房間前，透過玻璃看著裡面的藍色床單、玩具。

很安靜。

她伸手拉落地窗。

沒上鎖。

以前她的被子是綠色的，現在變成藍色的。

她看著本來沒有的桌子椅子，她拉開椅子，踮腳坐上，雙腿晃著，看著她看不懂的書，她拿了幾本，有些上面有圖畫，她把書放回去。

這裡好多奇怪的玩具，還有一台小電視，她只看著，沒有動它們。

她轉身看門邊的牆，嘴巴噘了起來。

原本牆上有她畫樹、畫點點、畫小紅小黑的圖，被蓋住了。她掀開《小叮噹》海報一角，還隱約可以看到她畫的點點。

媽媽說，為什麼妳又給牠們取名字？

媽媽說，那是斑龜、朱文錦和蓋斑鬥魚，不是點點、小紅和小黑。小紅小黑已經不是本來的小紅小黑了，不是嗎？不要再給他們取名字。

媽媽講的話，很多她都聽不懂；爸爸說，她還小，妳講這些做什麼？

小紅小黑死掉之後，爸爸又買了新的小紅和小黑，媽媽沒有再說什麼。

「啊——？」不小心把海報撕裂一縫，她伸手撫平那道縫。

她走出房間，看到旁邊的身高尺。

爸爸說，我一百七十八公分在這邊。媽媽一百五十九公分，我們給媽媽進位到一百六十公分好了。

被爸爸拉到牆邊畫記的媽媽，看了爸爸一眼，她有聽到媽媽在笑的聲音。

袁遠來。爸爸說。一百一十二公分。五歲。

她把自己移往身高尺，在頭頂比劃。

「一百一十八公分。六歲。」她小聲說著。

她歪著微仰的頭，看著一百四十公分那邊的粗黑線，她伸指摸了摸，不是髒污。

她抬頭看著左邊最上面的自己名字，只眨了眨眼，便踱到旁邊。

隔壁間有很多她的玩具，還有媽媽沒有帶走的書和工具。

她走到二樓，原本是爸爸媽媽的房間，裡面的顏色不一樣了，也不像媽媽以前的味道。

爸爸說，媽媽的味道像泥巴和草木，現在是衣服那種香香的味道。

爸爸的工作室現在變成放東西的地方，有一些整理箱，她只看一眼就關上門。

客廳和餐廳還是一樣。

爸爸在家時會抱著她看卡通，媽媽會在餐桌整理種子。

她坐在沙發上，看到餐桌椅多了墊子，跟以前不一樣。

她經過餐廳，從後門走到院子，看到點點趴在石頭上吃地瓜葉，才快一年不見，點點變得好大隻。

她探往石槽，找不到小紅和小黑了。石槽邊多種了一些菜，她知道那是九層塔和薄荷。

她走到大樟樹旁邊，看到屋子牆壁有個籃框。

她聽到烤箱叮的一聲。

「袁遠？袁遠？」奶奶的聲音從右邊傳來，像是往三樓喊。「來吃餅乾囉，奶奶今天有加杏仁喔。」

她才要攀爬繩梯，想了想，又從後院後門砰砰上三樓，在她原本的遊戲間翻找出猴子臉面具。

關上門，又打開門，她借道以前的房間，打開又關上落地窗，她舉高手，攀不到枝條，她把手邊的面具往頭上一戴，再次舉高雙手躍起。

摸到了。

她微微蹲下身，再一躍，雙手攀上主枝，雙腿擺盪後交叉定在枝條，上樹後慢慢轉向、起身，踏回右邊三樓陽台。

「袁遠？」奶奶喚著。

「好喔！」她回。

她躍下，拉掉猴子面具，穿上拖鞋，走進房，關上落地窗，把面具塞往床下，下樓吃餅乾。

左邊三樓落地窗到一樓那小小的、微微的，帶有塵泥的小足跡，那是通往捷徑的第一道印記。



奶奶睡著了。

吃完晚飯，她站在凳子上、靠在流理槽邊洗碗，奶奶稱讚她好乖，還說有撿到她的小門牙。

「看，」奶奶手裡的馬口鐵盒裡有她的牙齒。「奶奶放在這邊。」

她虛掩著嘴朝奶奶一笑。

「妳去收好，看要放在哪裡，好嗎？」奶奶說。

「好。」她沖了沖手，把馬口鐵盒放在客廳電視旁的抽屜裡。

回到廚房時，奶奶已經在洗碗了，還叫她先去看卡通，沒多久，換她陪奶奶看新聞，可是奶奶很快就打瞌睡了。

她幫奶奶蓋上涼被，悄悄地踏往三樓，開落地窗，走到陽台，她側頭聽了聽，又回房拿出猴子面具戴上，走出房間，關好窗，脫下鞋，雙臂一舉，攀爬上樹。

「阿寶！你為什麼把地板踩髒髒？」

「什麼？沒有啊！」

「你過來！」

她左瞧右看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她在枝條間來回、左右橫移，停在下側的枝條，看到那個高女士手叉腰、指著客廳的地板，在看電視的小男生走近。

「咦？」小男生抬高自己的腳，看著腳掌，又搔搔頭。

「先去洗手洗腳，等等準備吃飯。」

她眨眨眼，側頭想了想，又摸摸自己的腳掌，有點濕黏。

汽車引擎聲讓她警覺，她聽到輪胎壓過石板道的緩停聲，沒多久，她看到一個男人走進左邊的客廳，開門與步伐都很慢慢的。

又出現在客廳的小男生，悄悄靠近男人，男人的手指比在嘴巴前面，小男生也一樣，她拉長脖子，喔了一聲，男人提著一個圓盒，就算距離很遠，她也知道那是蛋糕。

廚房有炒菜聲，她不自覺嗅著，除了滷肉香，還有九層塔的味道。

客廳的男人和小男生蹣手蹣腳地把蛋糕放在茶几上，男人用手指著，小男生立刻去關了電燈。

「阿寶，手洗好了嗎？來幫忙盛飯！」那個高女士喊著。

沒有人回她。左邊只有電視的卡通聲。

「阿寶！還不過來！你在幹嘛——」

她看到高女士的身影出現在暗暗的客廳，茶几上的蠟燭被點亮，兩個聲音喊著——

「媽媽！生日快樂！」

「生日快樂！小姊姊！」

客廳的燈亮了，她看到男人和那個叫阿寶的小男生都在笑，高女士看著蛋糕又看他們。

「這樣怎麼吃得下啦！」高女士說。

那個叔叔在偷笑，那個阿寶也在笑。

那叔叔比著自己畫半圈，又指著阿寶畫另一個半圈。

阿寶點點頭，也比著手勢，她側頭照樣比著，看著自己雙手連成一個小圈圈。

那叔叔舉起指頭，一根、兩根、三根——突然，阿寶就從正面抱住高女

士，那叔叔往高女士身後抱去，兩人把高女士包起來抱住，嚇了高女士好一大跳。

「啊，」高女士一邊笑一邊叫。「你們幹什麼啦！」

「偷襲成功！」阿寶叫著。

「偷襲成功！」叔叔也說。

他們把高女士緊緊抱住，她覺得高女士快不能呼吸了。

「偷襲個——每次都來這招——」高女士看來像是生氣又像是笑。「我不能呼吸了！快被你們擠成三明治夾心了。」

「媽咪三明治。」叔叔說。

「媽咪三明治。」阿寶跟著叫。

她覺得他們擠成一團，明明很熱的樣子，可是他們都不怕熱。

高女士和叔叔對看一眼，叔叔放開手，高女士轉過身，阿寶才大叫一聲要跑開，馬上被叔叔擋住，叔叔抱起阿寶，高女士從後方把阿寶圈住，換阿寶被夾在中間不能呼吸的樣子。

「阿寶三明治。」叔叔說。

「臭臭寶三明治。」高女士說。

阿寶大笑，笑得扭動身軀，又看高女士一眼。

高女士一鬆手，阿寶就跳下來，叔叔很快逃走，可是跑得太慢了，高女士、阿寶很快追上，把他圍起來。

「把拔三明治。」阿寶大叫向叔叔撲過去，一臉自己很厲害的樣子。

她窩身在樹上，看著左邊這三人跑來跑去，覺得他們跑得很慢，要是她來追，一定都追得到，但他們絕對追不到她。

他們跑得很慢就算了，還有時尖叫、有時大笑，有時喊了三明治才抱抱，有時抱抱完了才喊三明治，玩得很奇怪，她看了很久，覺得很熱。

她脫掉面具揉揉眼，覺得眼睛痠痠濕濕的。

♪沒有月亮，我們可以看星光，失去星光，還有溫暖的眼光……

她聽見右邊傳來歌聲，是奶奶的連續劇開始了，奶奶會醒來。

她吸了吸鼻子，站起身，在大樟樹的枝條間左右橫移踏點，降落在右側三樓陽台，把猴子面具塞在枕頭下，到一樓陪奶奶看電視。



砰！砰！砰！

週六午後，左邊很吵。幸好奶奶去買東西了。

籃球一次次砸向牆壁，很少投進籃框。

「手腕要這樣用力！」叔叔說。「也要稍微把身體伸展起來的感覺。」

砰！砰！砰！

「吼！」阿寶大叫了一聲，聽起來像在生氣。

「手腕有點用甩的感覺，眼睛要看籃框，不要看球。」叔叔又說。

「阿寶！阿寶！小壞蛋！」高女士喊著，聲音從廚房傳到後院。

撲。

坐在樹上的袁遠笑出聲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聽到高女士叫那叔叔「小壞蛋」，她都會笑出來。

「為什麼叫你們都不——」

高女士話還沒說完，才舉高手的阿寶，看到高女士，視線和身子一歪，出手的球就往高女士方向飛來。

球的力道還沒衝到高女士面前就開始下墜，剛好擦過高女士的臉旁落下。

「阿寶！」高女士扯著嗓門大吼。

她看到叔叔和阿寶胸膛在抖，嘴角憋著，好像快要笑出來。

「我好像養了兩個兒子！」高女士彷彿頭頂冒煙，一邊從口袋拿出什麼，於是她就見水線從高女士那端射出，叔叔和阿寶臉上都是水。

她轉頭看著高女士手上的水槍。

撲！

她趕緊用手掩住嘴角，儘管戴上了面具。

她伸長脖子，看著阿寶和叔叔跑給高女士追，繞到前院、跑進家門、客廳，又從後院出來。

喘吁吁的高女士站在石槽邊瞪著在籃球框附近的父子檔，有氣無力的舉起水槍。

阿寶笑，看了看叔叔，又看向繩梯，往大樟樹靠近。

她一愣，縮身，輕步點踏退回到高處枝頭，移往右邊三樓陽台，看阿寶爬上繩梯，她輕巧降落，悄悄進房關上落地窗、拉起窗簾。

她呼出一口氣後，才把猴子面具脫掉。

第五章 超能力使用指南

鳥兒不上飛行課；
河流不必學流體力學；
魚兒也不需要被教怎麼游泳；
樹木從來沒有人教它們結果。
順從你的潛能。

——伊斯瑞摩爾·艾伊沃（Israelmore Ayivor）

袁遠記得小時候，媽媽去工作時，都會帶著她。
那些地方通常有很多樹，偶爾有很多花。
媽媽帶她出門時，會讓她帶著拍立得相機，她想拍什麼都可以，或者媽媽會叫她拍一些特定的東西。

有個伯伯說，因為樹枝長到別人家了，被人砍了，後來樹就倒了。媽媽叫她拍照片。

「袁遠，妳站這邊。」

媽媽拿了一個斜斜的板子，要她站上去，她一腳高一腳低，她覺得自己身體都歪歪的，呵呵，她笑了出來。

「妳是一棵樹。」媽媽說。

「我是一棵樹。」

「妳從一顆小種子開始，就落腳在這邊，哪裡也去不了，大風吹妳也不能跑，」媽媽說，還一邊推她，她差點跌倒，哈哈笑了出來。「大雨淋妳也躲不了。」

媽媽沒有拿水淋她，只是拿出今天要她拍的路燈、樹根照片給她看。

「妳看路燈的腳、樹根這邊，和妳現在的腳有沒有一樣？」

她歪著頭看，媽媽看了她一眼，在照片上畫出三角形，又要她看自己的腳。

「大樹就是力學最完美的展現，」媽媽說。「妳感覺一下。」

媽媽突然呵她癢，她一邊笑一邊差點跌倒，怕癢想縮起手臂，但又想張開手臂以免跌倒，但連續的呵癢，來不及了，她縮臂後就跳出斜板了。

哈哈。她笑著。

「所以重要的枝條被砍了，樹就會跌倒了。明白嗎？」

媽媽很少笑，而且講的話都很難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媽媽看著她的眼睛說話時，她都會很認真聽。

她站回斜板，延伸雙臂，保持平衡。

「樹或許不會說話，讓人以為它什麼都沒說，但它其實什麼都說了，說它很努力，說它努力做了什麼。」

媽媽說完，只看著大樟樹。媽媽什麼都沒有說，但又好像說了什麼。

「媽媽，我可以去爬樹嗎？」

「可以啊。」

她腿短短，但靠著繩梯，一步一步慢慢爬，還不小心摸到螞蟥和鳥屎。

「妳怎麼老讓她爬樹？至少讓我先在樹下裝護網好不好？她才五歲。」

晚上，那時她在客廳畫畫，聽到爸爸問媽媽。

媽媽嘆了一口氣，把書自眼前移開，看了看她，又看爸爸。

「爬樹怎麼了嗎？」

「……我在跟妳講安全啊。」

「我是讓她探索、統合四肢協調能力還有專注力，而你最在乎的風險，現在就是讓她練習控制風險的最好時機。」

「……妳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講話？」

「怎樣講話？」

袁正希突然用雙手蓋住袁遠的雙耳，引得袁遠抬頭張望父母親。

「……好像妳是什麼育兒專家而我在吹毛求疵似的……我沒有啊，我只是希望至少有護網什麼的？」

「過度的防護只會給她虛假的安全感，你在剝奪她理解危險，並為自己安全負責的可能性——當然，如果你比我更有時間顧小孩，就可以由你決定。」

「……妳總是這樣……」

「有話直說不見得真的傷人。」

「……有時候很傷人的。」

「人類的育雛期真的太長了。」

那天晚上，爸爸抱著小袁遠，讓她坐在他大腿上，盪著鞦韆。

「我的小袁遠都沒有留長頭髮，不能像小公主那樣綁辮子。」

她轉回頭看爸爸。

「袁遠，爸爸知道，妳比較喜歡我，可是，妳覺得媽媽比較好，對嗎？」

爸爸的眼睛濕濕的，語氣裡有嗚嗚的聲音。



一大早的，小袁遠在鳥鳴中醒來，奶奶已經起床了，她砰砰地從三樓跑到一樓，拿了餐桌上的包子，才走向在客廳看報的奶奶，腳步突然煞住，咬著包子的嘴張得老大，屑屑都掉到地上了——

客廳大門旁有個大大的背包，背包旁還有大大的行李袋，她轉頭看奶奶，氣音說著：「奶奶！爸爸回來了！」

袁奶奶笑了起來。「對啊，妳爸爸回來了，不過袁遠為什麼講話要這麼小聲？」

「噓——」袁遠伸指豎立在唇前。「爸爸在睡覺，不可以太大聲。」

「好——好——」袁奶奶氣音說。「雖然我覺得他應該睡飽了，但奶奶喜歡跟小袁遠講悄悄話。」

小袁遠笑著走到奶奶身旁坐下，缺了門牙的嘴笑音漏著風。

「等妳吃完包子，奶奶帶妳一起去買菜，今天想吃什麼？」袁奶奶氣音問著。

「炸雞。」

「這是妳爸爸喜歡吃的，還是妳喜歡的？」袁奶奶彎身湊近孫女，小聲問。

「爸爸和我都喜歡。」

「太好了！這樣奶奶就不用煩惱要買很多菜了。」

袁奶奶不喜歡下山，山上交通不便，公車班次少，每回上下山都是一番折騰，倒是為了剛上國小一年級的孫女，她開始陪著坐公車接送上下學。

這日祖孫倆到山下的市場，買了雞肉、蔬菜鮮果，一老一小勉強負重，慢慢坐公車，慢慢回到社區踏著石板道回家，剛好遇到正要外出的高女士。

「高女士早。」袁奶奶停下腳步。「這是我孫女袁遠，最近剛搬回來跟我住。」

「袁奶奶早。小袁遠早。」

小袁遠看著高女士，常常聽高女士吼阿寶，近近看，高女士的眼睛彎彎的，好像眼睛自己在笑。

不像她媽媽。她媽媽不會兇，也不太會笑。

「高女士早。」小袁遠稍微鞠躬。

簡單招呼，原本要交錯而過，袁奶奶像想起什麼，又喚住對方。

「對了，高女士——」袁奶奶清清嗓，一臉莞爾。「房租的事，妳還是跟羅先生講一下吧。」

高女士微微一愣。

「他每次都先匯過來，你們兩個搶著付房租，我總不能收兩份啊。」

高女士垂著頭點著，視線看著石板道。「欸，我再跟他說。」

「還有，前幾天他祕書又打來問我有沒有打算賣房，我跟她說暫時沒想要賣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別擔心，你們還可以租很久，小袁遠還沒長大前，那房子你們可以安心住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錯身而過後，小袁遠回望高女士的背影，總覺得對方原本只有隱隱約約的跛足，變得明顯了起來。

油滋滋作響，炸得裹粉的雞肉香氣四溢，小袁遠吞吞口水，雖然小手還在

將高麗菜撕成一小塊一小塊，但肚子呱呱叫了起來。

「好啦，可以去叫你爸爸起——」

袁奶奶話還沒說完，小袁遠已經躍下椅，輕步踏上二樓，敲敲門，聽見爸爸嗯了一聲，隨即開門而入。

「爸爸！爸爸！起床吃炸雞囉！」

袁正希一頭亂髮、睡眼惺忪的坐起身，剛好迎來小袁遠跳上床。

「哎喲——」受重讓袁正希哀嚎一聲。「袁遠我的小公主，才半個月不見，妳又重了！」

呵呵！小袁遠才笑出聲，猛然察覺眼角餘光有個會動的物體進入她的視線。

「袁遠——」奶奶的聲音出現在門口。「妳爸爸起床沒——？」

一老一少瞪著床內側的、用被單裹住胸部的女人，紛紛消音。

「啊！」袁正希大手矇住女兒的眼。「我昨天搭她的便車，這是王小姐。」

小袁遠被爸爸蓋住的眼睛眨了眨，透過指縫，看到那個女人抬起手搭著爸爸的手臂。

她盯著那白白的手臂，聞到香香的味道，那女人沒有說話，只是看著她。

媽媽說，就算樹木不說話，但它什麼都說了。小袁遠覺得人也是。

「炸雞很多。現炸的。袁遠來！」袁奶奶的聲音傳來。「正希和王小姐，你們不要讓炸雞等你們等到涼喔。」



羅善仁翻著新買的烏龜書籍，翻著翻著，看到冬天要加溫的段落，愣了一下。

斑龜會怕冷嗎？他轉了轉眼珠，想著忍者可能會怕冷，於是走到二樓，在倉庫間東翻西找，看到一個硬硬的橡膠袋。

他微微的印象中，看過母親在裡面裝熱水、貼放在肚子上。

他跑到一樓廚房，盛裝些許熱水入袋，掌心慢慢感覺到微熱，他轉好蓋子，袋內液體晃動，他無意識把袋子壓了一下——

撲。

嗯？

他又壓了一下。

撲。

他不禁哈一聲，眼角瞥見餐桌椅墊，他眼神閃亮了起來。

母親接他放學後，他們會先到超市採買食材，回家後他先寫功課，母親則會到頂樓收衣服，隨後備料煮菜。

差不多到七點左右，晚飯會備妥，如果父親沒有出差，都會趕得及吃晚

飯，這天也是這樣。

今天飄有滷肉香，洋蔥爆香的氣味傳來，他猜是父親討厭的洋蔥炒蛋，還有薑絲入鼻，應該是絲瓜蛤蜊湯。

聽到院外的汽車引擎聲，坐在沙發上的他，很快拿起烏龜百科，研讀烏龜的養育資訊。

開門聲、放鑰匙聲、脫鞋聲。

「爸！」他在書間探頭，對父親微微一笑。

父親瞥了他一眼，視線在他的書封頓了片刻，隨即笑著上樓更衣。

不一會，父親穿著便服下樓，一如以往，走到他右邊的位置，陪他閱讀他最近看的書。

大男人的體重還沒讓沙發下沉，「噗」一聲從屁股下傳來，他看到父親愣住的臉。

他忍住笑但忍不住胸膛的顫動，得意瞥向父親，看到父親似笑非笑的臉，父親伸臂，一把把他揣進懷裡，讓他在父親懷裡笑。

噗。

噗。噗。

父子倆晃動糾結的體重讓座墊下方的聲音連連，他憋笑到快不能喘氣，好一會，抬頭看父親，看到父親眼角都在笑。

父親伸指在唇間比了比。

豬油爆香蒜頭味飄來，是母親在準備青菜，最後一道了。

他點點頭，笑意不止地坐直身子，看父親站起來，抽出座墊下的熱水袋。父親嘴角笑開，瞥了他一眼，他猜父親在稱讚他是個鬼靈精。

那個墊子被放在母親習慣坐的餐桌位置上，他看著父親的鬼鬼祟祟，不禁笑出聲，難怪母親生氣時會叫父親小壞蛋。

「阿寶！來幫忙盛飯！」母親喊。

「好！」他應聲後，閉緊雙唇，以免笑意溢出，只覺得臉憋得很熱。

料不到父親也加入一起上菜的行列，母親在廚房瞪著他們，眼神狐疑得像是他們前科累累。

「你們今天很好使喚。」母親眯著眼睛說。

「隨時任妳差遣啊，小姊姊。」父親說。

父子倆上菜盛飯，他看到母親警覺地看客廳以及餐桌四周，等他們把飯菜湯都上完後，他猜母親大概檢查三輪了。

「好啦，」母親沒找到任何異常，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口，一邊就位入座。「我們開動——」

噗。

他看到母親一愣，眨眨眼，隨即領悟什麼似的，目露兇光掃向他和父親，母親不小心又一動，噗聲再次傳出。

「噗！」終於，他和父親可以笑出聲。

母親眯起眼。

「阿寶！小壞蛋！明天就都吃苦瓜和青椒好了！」

母親一邊說，一邊稍微騰空臀部，抽出製造放屁聲的熱水袋，啪一聲甩在旁邊的餐椅上。

但他看到了，母親低頭嚼著白飯的嘴角上勾，那口白飯嚼了半天都沒停。

他瞥向父親，父親向他看來，父親也在笑。



是什麼時候發現的呢？

羅善仁有點不記得了。

是他在石槽邊看忍者吃地瓜葉時，聽到那莫名「咦」的一聲嗎？

還是他爬繩梯上樹時，聽到那輕微的枝條擺盪聲？

他只記得一開始，他以為自己看到猴子。

他陪媽媽在大門外等垃圾車的時候，曾聽到鄰居說，山上有猴子，有時候猴子會爬冷氣和陽台，也有鄰居說，還有白鼻心會去吃院子裡的木瓜。

袁奶奶說，有啦有啦，山上陸續在蓋房子，猴子都跑出來了。

那天，聽見鳥鳴，他站在陽台，看著陽光灑在搖曳的葉叢間。

葉叢間光影的明暗飄動，讓人很難鎖定對焦，他眨了眨眼，在枝條綠葉間查找，總覺得他看到棕色的毛茸茸。

他之前曾試著上樹，在枝條間上下攀爬，一無所獲。

他看得眼睛都痠了，搖搖頭，才想轉身，又聽到枝葉摩擦聲響。

他眨眨眼，還沒找到猴子，卻在主幹上端側枝附近，看到那肉色的、小小的，屬於人類的腳丫子。

微微內縮、腳掌交疊。

有了定位點，他視線微微上移，在葉隙間發現猴子臉。

「阿寶！」父親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「你在看什麼？」

「爸——」他轉身，微微揮動掌心，父親彎下身附耳過來時，他輕聲說：「有看到嗎？」

「看到什麼？」

「兩點鐘方向。」

大樟樹上，枝條輕微晃動、葉影搖曳間隱隱約約有張臉。

「……嗯？猴子？」父親輕聲問。

「我本來以為是猴子。」

「不是嗎？」

「不是，有小腳丫子。」

「會不會是隔壁的那個小孩子？」父親問。

他側頭。

他記起身高尺上的那個名字，袁遠。但他沒印象看過那個小孩子。

「爸，」他輕聲。「為什麼他要躲起來？」

「嗯？為什麼你想找到他？」

「他這樣躲起來，好像在捉迷藏，」他擺頭找著又消失的猴子臉。「我找不到他，所以一直當鬼。」

直到下一個週六。

那個下午，剛到家的父親，脫下襯衫和長褲，換上T恤短褲，蹣手蹣腳的拉起正在看卡通的他，還比著噓聲。

他很快意會，站起。

「你們又要——」

「噓——」

「噓——」

才端出梅漬蕃茄的母親看到他們鬼鬼祟祟，一開口，就被父子倆要求噤聲、被拉著一道加入鬼祟行列。

他們踮腳尖齊上樓——父親還在二樓隨手拉了把凳子——一路爬升直達四樓樓頂，他父親輕巧開了門，還指了指天空，以極低的聲音說：「可能會驚動哨兵。」

還沒抵達女兒牆邊，鳥兒吱吱喳喳聲此起彼落，待他們接近，一隻有著龐克頭的紅嘴黑鵯隨即從樟樹最頂端的樹梢竄升飛離。

「我們等。」他父親悄聲說。

他蹲著，點點頭。

「因為這裡原本是他的地盤。」他父親耳語。「你是外來者，對這個小朋友來說，你侵佔了他的空間，他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，所以要躲起來。」

他父親告訴他，猴子臉小朋友就像小動物，像動物一樣警覺、機靈，所以如果想要找到他，就要像無害的存在。

他們一家三口，靜候在樓頂，他攀伏在女兒牆邊，他的父母或坐或靠，安靜無聲靜止不動。

——有時候野生動物會發現你，並不是因為看到你，而是牠們有哨兵。通常哨兵是停棲在最高處的鳥，動物們有時會共享警報系統。

——就像有時候你會感覺有人在看你，即使對方在你身後？你不用真的看到對方，只要看到對方的影子，或是其他人的反應。只要你觀察週遭的細節，就可以知道原本沒發現的事，這就像超能力一樣。

——所以牠們可以第一時間警戒，讓你更找不到牠。

他的父親用耳語說著。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他微笑，覺得爸爸什麼都知道。

他父親點點頭。「一時找不到沒關係，找動靜，哪裡的樹葉枝條晃得不自然，還有如果被發現了，他會往哪裡躲。」

他傾身向前，一陣微風吹過，葉子輕拍互擊颯颯，陽光在葉面閃爍讓人眼花，但某一側枝的葉子晃動角度卻迥異，他定睛仔細看，再眨眨眼，隱約看到那毛絨絨的面具，於是嘴角勾起——

他調整角度，發現光影折射在葉片上映出不同的色澤，綠的、灰的、黃的，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樹梢上——

猴子臉猛然出現，正眼與他對視，他看到那小身子僵住不動十來秒，而後立起，左點右踏，枝葉擺動加劇、葉影折射紛亂，他幾乎要追丟那道綠色身影，想起父親的話，他將視線對準鄰居陽台的方位。

小小身影出現，匍匐趴在側枝前進，在陽台上方盪腳落地，開關落地窗，瞬間消失在三樓房間。

他感覺到喜悅，看向父親母親，母親有點看傻似的張著嘴，父親只是微笑。

「再等一下。」他父親輕聲說，頭點向隔壁三樓陽台。

約莫幾分鐘後，那三樓落地窗側出一張猴子面具臉，直往他們這方看來，瞬間又消失在窗後，這次還拉上窗簾。

「這個小朋友，簡直就像小野人一樣。」他笑著對父母說。

那年初秋，九歲的羅善仁，先是以為自己在那棵樟樹上發現一隻猴子，再來是一雙小腳丫子，很後來，他才看到小腳丫子的主人的真正容顏。

那是袁遠，他的鄰居袁遠，小野人袁遠。

—試閱版結束。

版權頁

書名：心動先決

作者：林艾莉

封面：LU+

出版者：林艾莉

出版日期：2026/04

版次：第一版

定價：280 元

eISBN：9786260160203

作者：艾莉（林艾莉）

嗜讀成癮，類型雜食。喜歡寫東西，認為故事是沈澱心靈的避風港。

著有：

《我的窈窕淑女》（萬盛出版）

《蜚短情長》、《信儀之家》、《綺能如此》、《朋朋》（萬達盛出版）

2020 年底開始自出版電子書《一生所求》、《方寸之戰》、《方寸之戰 外傳：開始》、《心動先決》。

網址：艾莉正在爬格子 <https://elliecat.blog/>

封面：LU+

LU+(讀作路加)，中斷畫圖十多年才立志成為插畫家的資管人，喜歡學習各種不同的畫風融入作品中，目前仍在這條艱辛的路上努力著。

網址：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wolflu66/>